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四十五回 慕淑媛一語結朱陳 答知己雙征聯棟等

話說前回書中說到杭州府太太請洪氏夫人與洛珠去賞桂花，可知這位杭府夫人是誰？即是冷桓的夫人。原來冷桓自前次受了劉蘊的誑騙，又不敢對夫人訴說，心內著實煩悶。因為要好，反鬧出故事來。銀錢丟了倒是小事，豈不惹同寅們笑話，即別氣又措了一宗銀子入京鑽謀門路，得了知府，引見後仍歸浙江補用。恰值王蘭來做藩司，見冷桓為人心地樸實，不大奸巧，很為器重。他在藩司任上，即委署了一任海寧知州，而今署了巡撫，遂題奏上去以冷桓實授杭州知府。冷桓感王蘭知遇之恩，所以兩府女眷皆往來通家。今日因後園桂花大開，冷桓與夫人相議，要請王巡撫太太與姨奶奶過來逛一天，即命廚房備上等酒席伺候，又打發兩個女人去請。少頃，去的女人們回來說：「王大人太太與姨奶奶停刻即來了。」冷夫人忙著預備迎接。不一會，來報巡撫太太已至，外面早放炮奏樂，刀：丁中門。冷夫人直接到二堂口，請靜儀與洛珠下了轎，兩府丫鬟僕婦人眾，簇擁到了內堂，彼此見禮歸座。

茶罷，靜儀先說道：「迭蒙夫人見召，感愧交集，又不敢過於推卻，有負盛情，是以攜了侍妾輩趨府請安。」冷夫人欠身笑道：「太太說那裡的話，蒙太太和姨奶奶不棄，賞臉光降，即是三生幸事。太太反謬謙起來，益發叫我不安。」說罷，起身請靜儀，洛珠房內更衣，一面吩咐酒席即擺在後園停秋閣裡。冷夫人俟眾人更了衣，又淨了手臉，即邀著靜儀等人到後園來。果然秋色滿園，香飄桂子。園亭雖不甚寬敞，卻結構的十分精巧。

大眾遊賞了一會，來至停秋閣，見一順明三暗四的房屋。外面三間，裡面用落地罩隔著一間為退步，屋內陳設極其華美。四面皆是窗櫺，用一色綠紗糊上。周圍抄手迴廊，裝著天然飛來椅座。屋左堆著假山，山上栽的盡是桂樹接連，疏疏落落的三株五株，將停秋閣合抱過來，只留當中白石砌的一條甬道出入。那空疏處又補著菊花，雁來紅，各色鳳仙之類，真乃滿目秋光，一望無際，使人日坐其中，神致頓爽。使婢等早將酒席擺齊，冷夫人推靜儀上坐，洛珠對面，又請了一位張氏夫人作陪，自己卻坐在主位。

張氏夫人亦是山西人氏，與冷夫人遠房姑嫂。冷夫人本是朱氏。這位朱老爺名彭庚，表字蓬耕，由舉人大挑得杭州餘杭知縣。在任數年，甚為清正，上司舉了卓異，准以知府升用。朱彭庚因年來多病，即呈請開缺。又愛杭州湖山甲於天下，便不願回歸故里，在西湖上結了幾椽茅屋，買了幾畝湖田，作耕隱之計。結髮即娶的是張氏夫人，也是山西書香舊族之女。夫婦年已半百有餘，膝前只生了一位千金，今年十六歲，乳名姑蘭，生得貌比嫦娥，媚羞西子，花較之而減色，月對之而無輝。朱彭庚夫婦愛若掌珠，如兒子一般撫養，三四歲時彭庚即口授《毛詩》諸書，又親教他寫畫吟詠，故姑蘭腹中淵博過人。彭庚見女兒具此才貌，必欲覓一佳婿，所以至今尚未適人。今日，冷夫人請了他母女過來陪客。

席間，眾夫人與姑蘭盤桓，見他舉止端方，談吐雅雋，又生此絕世姿容，莫不贊慕。靜儀笑問張夫人道：「令媛姑娘可有了人家了麼？」張夫人道：「不瞞太太說，他父親因只生了他一個，鍾愛非常，比人家兒子還寶貝似的呢。常說要揀選個好好女婿，不問門戶高低，家計貧富，只要孩子能讀書上進，方不誤了女兒。先前還有人家來說親，都被他父親回卻，後來人也曉得，不來求說了。」姑蘭聽他母親說到自己身上，不好意思，告辭出席，同一班丫頭們到園子裡逛去了。

靜儀聞說，點頭道：「這話倒不錯，而今孩子們不見有什麼好出息的，若論外貌看起來都還去得，問及胸中實學，那就不能了。我意中卻有一家，何妨多事代令媛姑娘作伐。門楣又合，孩子又好，將來不患沒出息的。說起來你太太也該知道，即是前任兩江總督，現內用吏部尚書陳大人家。他家兩位公子，大公子名叫寶徵，今年也好有十六七歲了。因我們是通家世好，我們老爺又與陳大人同年，內眷們皆有來往。這位大公子我眼見過幾次，可以配得上令媛姑娘，倒是天生成的一對好兒女。據聞今冬即要回來應考，都要到我們衙門裡來的。那時借個名兒，請太太過來相看，即知道我的話不假了。我們老爺再寫信問陳人人去，若兩家皆情願做這門親，我做媒賓，有屈你們姑太太做保山罷。」

張氏夫人未及回答，冷夫人笑著接口道：「就怎麼著，非是我代舅太太說話，陳府門第自然沒得說的，只恐嫌我們這邊門戶不甚相當。若說陳大公子，既然大太太見過，更可放心。我做主代舅太太應允了。我們舅太太若怕舅老爺抱怨，待我明兒親自告訴我哥哥去，這樣門戶這樣孩子，打著燈籠還沒處尋去呢。大人回來，即請寫信通知陳大人處。只要男家允許，不嫌官卑職小，家產無多，況且我哥哥又是退仕的官，非比陳府上現在烈烈轟轟的；好在我們內姪女不是我自誇的話，還可將就看得過去，女家這邊我拿得十分穩，硬做保山了。」

說畢，又自家笑個不止道：「天下也沒見我這麼做媒的，不問男女兩家行否？—我在中間硬自作主，說著用得。別要明兒結了親，兩府親家太太稍不遂意，沒的拿著我撒氣，那就不值了。果真保山做得好，今日先說定了，要重重謝我一分媒禮才罷。」靜儀笑道：「我原要你太太這麼行呢！你是保山，我是媒賓，要重謝大家得重謝，要受，氣也好大家同受氣。」說得在座皆大笑不止。大眾又說笑了一會；姑蘭也入了座。

少停席散，使婢們送上茶水來，淨面漱口。冷夫人又陪著眾人抹牌玩耍。晚間即在內堂擺酒，直至二更，終了席，各位夫人皆作辭回去。臨行冷夫人又囑托朱家親事，靜儀滿口應允。回至署內與洛珠計議，「若待老爺回來，怕的耽擱日久。陳府又遠在京都，倘定下別家女兒，一則朱小姐才貌雙全未免可惜，再則朱夫人背地要怨我哄他。不如就請馮祝二位寫信去問，也是一樣。」即叫小丫頭出外，照著適才的話告訴馮祝二位老爺，請他明兒就發信罷。伯青，二郎聽說，亦深以為是，即仿來意寫下信，遣人送至驛內去了。

隔了幾日，王氏已至，二娘也被王氏邀約同來。洛珠見著，說起他姐姐慧珠來，大家又不免傷心。母女們整整將別後情景，敘說了一夜。次日，打掃出一進屋宇，在洛珠寢室後面，讓王氏、二娘與帶來的僕婦丫頭居住。從此洛珠母女重逢，又得早晚親侍，自是歡喜。靜儀見洛珠解去愁煩，不比往日常時悲苦。又因王氏、二娘兩人很知禮數，靜儀也親親熱熱的，如待自家人相似。是以王氏等人分外相安。

不提王氏們在王蘭衙門內住下。且說杭州的信，一日已到京中『陳小儒接著，見是代寶徵說媒的。亦耳聞朱彭庚是個好官，又知朱家上代都是書香，又與自己鄉榜同年。況伯青、楚卿信中說朱小姐有才貌，者香夫人又親眼見過的，料非訛傳。便欣然拿著書子，來至上房告訴方夫人。

方夫人正在窗前教賽珍小姐刺繡，賽珍卻低著頭，手內拈針繡著，口內與他母親講論。忽抬頭見父親進來，忙丟了針站起，小儒笑向方夫人道：「伯青他們有信來與微兒為媒，這人家我看很可結親。不知你意思若何？特來與你商量，好回覆他們行止。你且看著信就知道了。」千面坐下，將來信遞過。方夫人笑嘻嘻接過信來，且不展看，先說道：「微兒年紀還小呢，那裡即說到親事。而且冬間他兄弟們要回去赴考，如果僥倖能進了學，再議論這事不遲。既不分了孩子們的心，再則得個小抖名，與人家結親也好看些。」

小儒道：「我也這麼想著，無如這個門戶，這樣女兒是不可多得的，不要錯過了，後悔起來。橫豎聘下了，等他們進了學再娶，也可以的。」方夫人點頭應著，即從頭至尾看了書中的話，不覺喜動顏色道：「原來王夫人同柔雲看見過的，又極力撮合這門親事。遙想他們是不撒謊的，明兒你可覆信與他們，允下了罷。好在微兒冬間到杭州去，即請他王叔父就近聘定，免得往返。倘或孩子們進了學，也叫朱家聽著喜歡。沒說他家姑娘才貌過人，我家孩子亦不是白衣人，可對得過他家了。」

此時寶徵寶焜兩人已下學回來，見父母請了安，一旁垂手侍立。賽珍趕著走過，笑對寶徵道：「大哥大喜。」寶徵不知何謂，怔了半會，也只得笑了笑：「妹妹說的話，叫我不懂。好端端的，我有什麼喜事？」小儒與方夫人也笑了起來，方夫人笑罵道：「這鬼丫頭，偏會瞅空兒打趣人。你大哥倒不打緊，明兒人代你說給婆婆家，你大哥也這麼取笑你，卻怎麼了？」賽珍聽了滿面緋

紅，扭轉身即走，口內說道：「母親也犯不著幫著大哥說話，又說出這些話來，叫人沒意思。」寶徵亦明白有人代他說親，不由臉也一紅，扯著寶煜出房玩耍去了。小儒見兒女閨房囁囁切切，樂得哈哈大笑，起身回至書房，寫了覆信。無非說的是「蒙為小兒作伐，極承關愛，就請先代允定。容俟微兒冬初來杭赴考，再行下聘」。封好仍交驛內遞去。

過了幾日，恰好陳仁壽因朝考甚優，授了侍讀學士，御筆又欽點了江蘇學政，下月即要出京。小儒正慮寶徵兄弟初次出門，早道上很為惦記。難得仁壽放了江蘇學差，大可跟他叔父同行。到了江蘇省中赴杭，即是水路，較之早道平妥，又派了老僕與雙福隨行，可以放心。忙回後告訴方夫人，叫他料理他兄弟出門行裝一切。又寄信與伯青、二郎，朱家下聘一事，「即請二位賢弟主裁，總宜冠冕，不可代愚兒省儉，落朱親家笑話」。

轉眼陳仁壽請訓召見各事已畢，擇定次日五鼓起身出京。是晚，小儒備了酒席，親代仁壽餞行。又囑寶徵寶煜兄弟二人，「沿途仍要用功，不可倚故偷安，拋荒學業，待至臨考的時候，筆底生疏，作不出好文字來，即辜負了平日父母，師傅教育之恩，自己遭宗工斥棄不取，亦復惹同學恥笑」。兄弟二人唯唯聽訓。

席終，寶徵兄弟入內，方夫人再三諄囑，「沿途舟車小心，各事都要聽老蒼頭、雙福兩人的話，商酌而行不可妄自尊大，以為是小主人不受他們鈴束。你們是初次遠行，當知父母倚間而望，頗不放懷。你們曉得這個就好了」。又叫了雙福入內，當面吩咐道：「少爺們一路都要你照應饑寒冷暖，他們小孩子家不知什麼，你要常時提著。你是自幼跟老爺多年了，看見少爺們養的，少爺們性格脾氣你也深知。故而老爺派你隨去，你切不可偷懶藏奸，由著他兄弟們性子鬧去。若路上有一點疏失，回來我是不依你的。」雙福應著，打了個千兒道：「太太放心，少爺們一路上交給小的就是了。蒙老爺恩典，看得起小的，才派小的跟二位少爺出京的。但願平平安安，少爺們一齊進了學回來，小的還要討太太的賞呢。」回身又對寶徵、寶煜道：「二位少爺聽見太太吩咐的，沿途都要體諒小的，不要帶累小的回來受太太責罰。而且出門非比在家，各事由得自己。少爺們今年走一遭兒，下次出門老爺太太即放得心了。」一時散去，各自安寢。次日黎明；仁壽叔姪起來，至家神祖先前叩了頭，又拜別了小儒夫婦與姨娘沈蘭姑等動身。有一班與仁壽同年交好的，皆來走送。大眾出了外城，仁壽再三止住，眾人回去。叔姪們方開車，曉行夜宿，向南而來。晚間下了坊子，仁壽與寶徵兄弟講論一會文理才睡。行了半月有餘，這日已抵江蘇地界，早有各處地方官前來迎接。仁壽即不便與兩個姪兒同行，將他們主僕另分了幾輛車子，又囑咐路上各事小心。寶徵、寶煜別了仁壽，帶著老僕、雙福分路去了。

這裡陳仁壽既到了該管地方，即專折謝恩，奏明接任日期，便按著各府考試。一日，考到揚州府屬，未到之先，即備了幾色重禮，交代雙福叫他順路揚州，尋到甘誓家送去，又寫了一封問候起居察啟與甘誓。

原來甘誓自小儒內用，要攜著家眷進京。他因年近八旬的人，不慣陸路風霜，遂辭了小儒館差。小儒亦因他年邁，不便屈住，即厚贈了若干以作娛老。今番仁壽放了江蘇學政，在京時小儒即囑咐過了，「聞得甘又盤有兩個孫子皆入了學，此次你到了揚州，必須暗中照看他子孫，以報昔日師弟情分。我並非叫你賣法舞弊，玷污官箴。遙想又盤先生家學淵源，他的孫輩必非庸碌者可比，就是略徇情面看顧他們，亦不為過」。所以仁壽先著雙福去送信件，又囑寶徵兄弟親自去謁見太老師，「問他兩個孫子是什麼學名，你們可悄悄寫字來回覆我」。

那甘誓長子已故，並無所出。次子是前一種的副貢，因屢躓文場，年將強仕，今幸得微名，他亦知止，便無意再圖仕進，惟上奉衰親，下課二子，以盡天倫之樂。因而甘誓的兩孫，皆係次房所出。長孫名霖，十三歲上即入了泮。次孫名露，比甘霖小一歲，上年亦名列膠庠。甘霖又於是午補了增生。

恰好仁壽來試揚州，又值歲試之期。今年甘霖十九歲，甘露十八歲，他兄弟二人同來歲試。仁壽既訪問了他們的名字，便牢牢記在心裡。及至見著他兄弟的文卷，果然名下無虛，不愧家學，真乃言言金玉，字字珠璣。便是別的學差來此考試，也要首選的。遂將甘霖拔了貢生；甘露考置一等，補了廩膳生員。仁壽暗暗歡喜，有此一節，可以稍盡又盤先生當年一番教訓之情。何況甘霖甘露兄弟二人，委係真才實學，並非假藉，亦非我有意徇私。

再說甘霖兄弟二人自雙雙拔補，又同在少年，好生揚揚得意。等送過了學政起馬，回家拜了祖先，又來叩見祖父，倒被甘誓狠狠訓飭了一頓，說：「小人兒都不知分量的，沒以為此次拔補了廩貢，是你們的本事取來的。可知是你師兄感我誨育，提拔你們小兄弟兩人，報答我的意思。你們若存了自己有了真實學問的念頭，那就不學無術了。由此須奮益加奮，勉益加勉，苦用工夫。待到明秋鄉闈之日，倘能好好中兩名舉人回來，既慰了你等祖父切望之心，又可負你師兄一場作成之意。你們如今是成了名的人，年紀也不小了，我做祖父的亦不便時時訓迪。總之你們自家去裁奪，細味我的言語，還是背晦了的話，還是不錯？聽與不聽皆由你們，好在你們又有你父親管教，我也是瞎操了心的。」甘霖，甘露諾諾連聲，不敢即走，又站了一會，見祖父無話，方退了下來。見了他父親，也是這番說話。他兄弟二人等拜了客，請了酒，仍然足不出戶，互相磋磨，靜靜的用起功來。以待明歲秋闈，好去一戰成功。

且說寶徵，寶煜別了他叔父，即由水路直向杭州進發。這日，抵著碼頭，備了名帖，帶著雙福來見馮祝二位叔父。雙福先去投進名帖，少頃請他兄弟入內。行禮已畢，寶徵便將書信呈上。伯青接過信，與二郎觀看畢，笑道：「你王叔叔尚未回來。昨日接著信，說是海寇首逆已擒，現在進攻餘黨，大約出月即可班師。朱府的事，俟你們考過再議。那時王叔叔也可回來，大家商量著辦罷。你兄弟們不用住在別處去，可將行李搬到衙門裡來。雖然王叔叔不在家，我們在這裡也是一樣的。」說著，即叫人往碼頭上，搬取陳府二位公子行裝上來。一面叫備酒代他兄弟洗塵。雙福早有連兒、三桂兒邀了出去敘說，他們亦是多年不會的舊友。

寶徵兄弟又進去叩見靜儀、洛珠，說：「母親請孀娘安，問姨娘好。兩三年不見了，記念得很。」靜儀笑道：「承你母親掛念。你母親可好？你妹妹近年想也長大了，更外標緻了；刺繡不用說，自然精工的。你們沈姨娘可恭喜沒有？」寶煜又近前一步，笑著對靜儀道：「上日朱府與大哥結親的事，母親說很好，難為孀娘費心。適才姪兒們將父親的信交與馮祝二位叔父，所有一應該如何下聘納彩等事，都請孀娘與馮祝二位叔父作主就是了。」

靜儀笑道：「好孩子，倒是你說的乖巧。別是你母親在背後抱怨著我罷，說孀娘不解事，這樣人家也替你大哥做媒。若不答應，又恐掃了他的臉，只好委屈些答應下來。」寶煜陪笑道：「孀娘又說笑話兒了，這是孀娘說的，姪兒卻不敢這麼說。我母親自從前日接到這裡的信，歡喜的了不得，說並沒托著孀娘，蒙孀娘如此關切，找著這門子好親，又聞朱小姐有才有貌，分外感激。可見孀娘是待我母親好，才留心代揀得這好媳婦兒。姪兒句句實情，斷不敢欺的。」

洛珠在旁亦笑著接口道：「我不怕二少爺惱，前幾年我們在南京住著，常蒙你家太太招呼過去，那時大少爺才十一二歲，你還小呢。不意數年不見，人也大了，模樣兒也更外體面，嘴又會說了。」靜儀道：「果真你母親說我這門親做得好？今兒代你大哥多事，明兒還要代你訪一個好丈人家呢！你們兄弟既住在我這裡，就同家內一般，千萬別要客氣。好在馮叔叔、祝叔叔都是自家人，你們缺什麼，添補什麼，只管和兩位叔叔要去。不然你叔叔回來，要抱怨我了，亦要怪你們見外。」寶徵、寶煜連聲答應，告退出來。

伯青早叫人在書房東首空屋子收拾出四五間，裡面兩間使他兄弟居住，外面叫老蒼頭和雙福住了。又另撥了兩名小廝伺候。寶徵們來時，已過了縣試，伯青即叫他兄弟去赴府試，帶補縣試。試畢發出案來，寶徵取在第五名，寶煜取在第十二名。他兄弟兩人府試有了名字，便安心專待學政來臨杭州，同去赴考。暇時仍依課作文，送與伯青刪改。

靜儀於次日，打發人請了冷夫人過來商議，一則復前日的東道，二則告訴他寶徵已至。因說一俟考後即要下聘，男媒便請馮祝二位，女媒便是你太太與我二人了。冷夫人聽說，亦點頭應允，晚間回衙。來日一早，親自過去對哥嫂說明此事。彭庚夫婦稱謝不盡，即預備陳家下聘，又專候女婿的佳音。

上年彭庚在餘杭縣任上，適值陳小儒攜眷回鄉祭祖，他無意中曾見過寶徵一面，深知寶徵人品學問，是個發器。不意冷夫人代

他說合，聯結兒女姻親。彭庚早已十分願意，他竟料定寶徵進學，今番是穩穩的。

過了一日，學政已至杭州府城，各屈生童齊集，聽候考試。學院懸了牌，定於何日開考。寶徵寶焜兄弟二人，平時學業純粹，毫不驚惶，進了場，也不忠風簷寸晷。為時無多接下題紙，略一思索揮毫而成。繳過卷子，回來專守學台發落。又將場內文章抄謄出來，與伯青評閱。伯青大為贊賞，許其必售。朱彭庚遣人過來要了寶徵文章去看，亦甚為喜悅。

果然三日後，學院掛出榜來，寶徵高高進在第一名，寶焜第五。報子報到巡撫衙門，眾人無不歡喜，忙著開發了送報的人。

又開了單子，單報到朱家去。彭庚夫婦聞報，欣喜異常，深感冷夫人覓得這個女婿，是少年英俊，將來何忠不飛黃騰達，我女兒終身有靠，又不枉素昔挑選的一番苦意。即趕著做了兩套藍衫朝冠朝靴送來，給他兄弟去送學。那邊巡撫衙門內，靜儀小姐傳了班子來，擺酒唱戲作賀。寶徵、寶焜等送了學台起馬，便寫了稟啟進京，稟知他父母。雙福見兩個小主人同時進學，皆快樂得尤不可的。伯青、二郎亦各有所贈，不須細說。

冷夫人早遣人送了賀禮過來，並請靜儀示下何日納聘。靜儀想了想，叫冷府的人回去，「先代我請太太安罷，容我們斟酌定了日子，再來送信」。一時冷家的人去了，便欲請伯青、二郎商議，擇選吉日，下聘過禮。

忽見使婢來回道：「大人回來了，合城文武各官早接了出去，大約少停即回衙門。」靜儀聽說，亦忙叫家丁坐了快馬趕上去迎接。未知王蘭如何平定海寇，這般班師的迅速，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